

李涵秋著
會社小覽

年青好

第四集回

第十二回 摔水孟愁小姐生嗔
編花籃胖姑娘坐井

第十三回 滬杭大車客驚一警
廣寒月殿人不雙圓

第十四回 偶展雄威阿藍脫險
別開生面告白求婚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新記

社會小說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二回 捧水孟慾小姐生嗔 編花籃胖姑娘坐井

琪花一手捧着水盂。一手撩起衣角。三脚兩步跨得上樓。那盂裏的水潑潑刺刺潑得袖口子濕了半截。文鵝望着他笑道。妹妹這是何苦來。你也算是會淘氣的了。柔雲笑道。奇呀。這光怪陸離的水晶盂兒是打那裏偷得來的。琪花扭頭笑道。姐姐你試猜一猜。我在青草地上正苦這蝦蟆沒處藏放。忽然見雲端裏露出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將這盂兒直攢下來。可巧被我撈個正着。他說這孟兒小則小能吸盡五湖四海。姐姐如若惱了我。我便將你吸了進去。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不謂小姐居然能學孫行者口吻。慾得可愛柔雲笑道。這才鬧得一處兒去呢。一個在樓上學佛。一個便在野外遇仙。我

知道這位老者若不是你父親安詒齋定然是那老道士吳月朗（迴環映帶情文相生）文鵠也笑道柔妹妹休得聽他這樣鬼話科學昌明破除迷信世界上那裏會有仙人琪花他是家學淵源腦筋裏還脫不了那些燒丹鍊汞的作用妹妹如何兀自相信柔雲笑道誰還當真信他他若不說實話等我來撓他脅癩骨……一面說一面便將琪花扯入懷裏在他右脅上扒了幾把引得琪花合合的笑哀告道姐姐饒了我罷等我老實告訴你們……說着便將遇見唐俊卿的事迹詳細說了一遍又說那少年面目如何美秀性情如何溫良道德如何高尚指手劃腳讚不絕口（天真爛漫毫無顧忌使我失笑）文鵠尙未及答應早見柔雲冷笑了笑接連又咂了幾遍嘴琪花見他裝這怪模樣兒心下不覺狐疑起來正色問道姐姐你咂嘴則甚柔雲笑道癡丫頭我怕你着了人家道兒了你既這樣愛他保不住人家不

來愛你。（落得他調笑）他和你年紀一般兒大。你又生得花枝般的人物。便是有心來尋你。也沒有這樣巧。合不然。陌路相逢。他爲何竟肯將這侍家寶貝白白送給你呢？我猜准他暗暗將這孟兒算做聘禮。不出十天一定跑來向你乞婚。瞧你那時候怎生發付人家。哈哈哈遭了騙虧你還說得這樣。

高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文境奇絕）柔雲這番戲謔原是拿他取笑。不防琪花年輕臉嫩。從來不曾受過別人這般刻薄。真個覺得自己做的事有些尷尬。不由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當下更不息慢便捧起那水晶孟兒向樓板上一摔。撲通一聲摔得水流遍地。蝦蟆老兄正苦孟裏氣悶得了這個機會。將頭向外一伸。好不歡喜。連躡帶跳。登時溜得不知去向。（無端而起、無端而倒。知此道者可與言小說矣）文鵠要攔也攔不及。只見一大片繡花地。毯被那水溼漉漉的浸了半邊。鄭芳瑜看着不覺拍手狂笑道：「摔得好！不

輕。破。壞。不。能。建。設。不。經。劇。絕。不。能。改。良。中。國。萬。事。萬。物。都。要。像。這。個。樣。兒。我。
心。裏。才。覺。爽。快。（憤激之狀如見其人）其時文鵠將那水盂望了望。幸喜我
却非常結實。雖經這一摔。依舊文風不動。（吉祥文字可爲中國解嘲）拿
入手裏。望着琪花笑道。妹妹不用氣苦。我以前同你講的話。你又忘記了。柔
妹妹和你開心。你便認真起來也。叫他面子難下……柔雲在這當兒又羞
又急。正自賭氣。坐在一張榻上。聽見文鵠說到這裏。也不由一陣心酸低下。
頭哽哽咽咽的哭。（一羣嬌癡兒女。又是可愛。又是可憐）文鵠笑着說道。
我剛才勸住琪妹妹。他不哭了。你又哭。則甚。芳瑜忙攔道。世妹不用盡勸倒
是讓他們痛痛的哭。一場。你須知道。各人的眼淚。越是暢快。他才越肯出來。
像我鄭芳瑜。連這哭的福分。都沒有。（痛心之極。乃爲是言）文鵠向他
瞅了一眼。冷笑說道。你這人。敢是着了魔了。如何乖僻到這地步。我還不曾

來責問你呢。你說破壞你究竟建設的本領在那裏。你說剷絕你究竟改良的把握在那裏。我嘗笑外間那些維新志士專在口頭和紙片上講得熱鬧依他們的宗旨便恨不得將中國的舊物質都押來剷除乾淨重新將外國的東西移動過來便是大進步大澈底殊不知不謀建設先謀破壞不謀改良先謀劇絕便是我執其刃授人以柄的動機不鬧到外人代我們越俎不止譬如這水晶孟兒畢竟是中國古物不使勁摔他他還不肯破可想古人製的物件樸實耐久只可惜幾千年來沒有人提倡工藝方才愈趨愈須下知這等現象其罪不在國民却在政府不在社會却在官僚我們既明白這樣道理便該急起直追挽回劫運像你這樣激烈派若竟做了我們貿販團的團長還不要將那班學生們都造成舶來品的爪牙東洋貨的走卒嗎。

(長鰐急轉直說到此可謂文不離宗然文鵠口吻卻妙到極處) 芳瑜聽

見他這番侃侃正論，覺得絲毫猜不出自家心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正待拿話和文鵠辨駁，不料這個當兒忽見家人們引着會所裏的那個老蒼頭，匆匆跑上樓來。老蒼頭氣急敗壞，冲着文鵠說道：「炸彈……炸彈……」底下再也說不出甚麼，只是喘氣柔雲忙搶着問道：「那裏來的炸彈？你說明白些也叫人放心……」老蒼頭定了一會神，重又說道：「那鬧炸彈的地方離我們會所沒有多遠……」文鵠笑道：「你瞧你這麼大的年紀，說出話來再冒失不過。別人家鬧炸彈，與你又有甚麼相干？轉嚇得這個樣兒？我若是胆小，豈不要吃你嚇跌了？老蒼頭瞪着白眼急道：「小姐，你休得說這風涼話兒。我聽見別人傳說，這炸彈原是要把來轟我們會所的，不知怎樣，他們先轟起來，難保不是預先試演。眨眨眼，怕就有第二個炸彈去和我們要一要了。別的不打緊，我這條老性命還想多活幾年呢！不要白帶累我死在這上面吃！」

人疑惑我在老爺任上作了孽現世現報……老蒼頭只顛囉嚇琪花早嚇得面如土色扯着柔雲下樓就走文鵠慢慢站起身子將那水晶孟兒擋着（百忙中有此閒筆）兀自冷笑說道這真怪極了誰和我有這樣深仇大恨方瑜嘆道女無美惡入宮見妬象以齒而焚身蘭以膏而煎髓世妹隨後總須留心各事謹慎些罷我也不送世妹了（語氣若隱若現芳瑜蓋已早測其人矣何也揭帖之誣罔誘姦之陰毒其由來者漸也）嘗笑世界上的小人不可無財無財則卑鄙世界上的小人又不可有財有財則妄作簞瓢陋巷幾多安命之儒白玉黃金總是殺人之器諸君不信試瞧那個陸校長陸敬自從意外得了巧娘四百兩銀子的謝儀他便趾高氣揚不知道怎樣才好先前得了那儉德會書記名目原是心滿意足一經有了錢他又覺得這書記不彀展他的驥足終日價便和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在一處廝混

一時又想經營商業。一時又想運動做官。說到得意地方。他兩道眉毛都飛舞起來。衆人又一味的奉承。他不是贊他耳朵生得大。就是誇他額角長得方。又說他那個鼻準頭端。整整土星坐命。倉庫不露。將來定是一位大財主。陸敬被他們恭維得心癢難捱。兀自捧出錢來。請他們吃酒吃菜。有時高興。還趕向那些小姐寮裏。打打茶圍。聽聽小曲。真算是再快活沒有。大凡有钱的闊老起居和常人不同。夜間不睡。日間不起。這一天已近午牌時分。陸敬剛才下床。彎着腰在天井裏洗臉。忽然來了一個朋友在他公館門首探頭。望了望。陸敬認得他是那個劉二尖嘴。忙笑道。快請快請。你好早呀。天才黎明就跑出來。劉二尖嘴踱入室裏。笑道。日頭快要斜西了。虧你還在這裏說夢話。我是特來報你一個喜信。府上不便談。心有甚麼僻靜地方坐坐也好……陸敬這些時原瞧上一個婊子名字叫做鴻禧。想同他結一結。

線頭只是價錢不曾談得妥。一共未得上手。聽見劉二尖嘴這話。心裏不由動了一動。又深恐他老婆瞧出破綻。立刻丟了一個眼色。慌慌張張兩人廝併着出了大門。揀在巷頭上一所小茶館裏。泡了茶。對面坐下。陸敬笑嘻嘻的說道。甚麼喜信呀。敢是那話兒有點眉目了。他要我幾多首飾。幾多開銷。劉二尖嘴正色道。我又不是馬泊六。誰管你這些閒事。我問你。你想發財。不想。陸敬怔怔的笑道。發財嗎。我已經發了財了。更有甚麼財送來給我發。劉二尖嘴笑道。你那財是一窪之水。坐吃山空。用一個便少。一個如今却有一個機會。我因為和你是自家弟兄。才跑來告訴你。如今某某局裏出了一份好缺了。有許多人去運動。都不會成熟……。陸敬聽到這裏。樂得直跳起來。喊道。我幹我幹。劉二尖嘴笑道。我的話還不曾說完呢。只是謀幹這缺。須先繳二百銀子押班……。陸敬重行懶懶的坐下來。冷笑道。哦還要押班麼。這

可就難了。劉二尖嘴忙道：線兒放得長，魚兒釣得大。他每月裏有八十元的薪俸，你入了檔兒不消三個月，連本帶利都撈到手吃飛食兒還不在其內。況且你便辭職，不幹他這二百銀子，還得乖乖的退了給你。這便宜向都裏去討，我是沒有法。想如有法，可想早加一費，二借錢去幹也使得……

陸敬沈吟了一會，暗暗籌畫道：我所有的銀子，雖然用去一百多兩餘下，也還剩得不少。借此生發，也是我的造化。隨卽答道：不怕老哥見氣，我們人熟禮不熟，終不成和你當面鑊對面鼓，便把這事幹起來。俗說金銀不過手，你也該給我一個確實保證。（也使乖巧）劉二尖嘴忙將臉色一沈，必恭必敬的說道：你這話一點不錯，兄弟是個光蛋，原不怪你疑心，在銀錢我不經手。我有個本家哥哥在鴻昌廣貨鋪裏充當經理，叫他出來擔個保。萬一有個差錯，我跑得掉，我哥哥跑不掉。我哥哥便跑得掉，那廣貨鋪子沒

有腿斷斷跑不掉。陸敬笑道：「原來劉彝仲是你的令兄，他有了十多萬家私呢！」失敬失敬！劉二尖嘴冷笑道：「瞧不起你這人，真是勢利對着我，便不相信。聽見我哥哥劉彝仲，你的嘴都笑得歪了，難道不怕我是說謊騙你？」陸敬連連作揖，說道：「笑談笑談，沒有這事。我立刻回去籌畫款項，請你將那邊接洽好了，順約着你們令兄當面交割……」兩人商議得妥貼，陸敬別過劉二尖，嘴裡顛風的跑轉回家，開口便告訴他老婆：「這事陸氏起先那裏肯答應，禁不得陸敬左說右說，說得天花亂墜。陸氏冷笑道：『幹這樣事，有甚麼好處？白白的銀子倒先拿去給人。』陸敬正色說道：『好處正多着呢！由這司事一轉便是局長，由局長升做省長，由省長升做旅長，由旅長升做團長，由團長升做營長，由營長一升又升做排長，再升做書記長。（如此升階，真是聞所未聞）陸氏皺眉說道：『哎呀，這長呀長的，我再不願聽你在先不是做

過校長的窮的連褲子也沒有後來沒法便老實做了拉車總長如今你又在那裏鬧甚麼長了我只是不信你騙陸敬急道你婦人家知道甚麼學界裏的事再幹不得第一是經濟問題不能湊手打夥兒同盟罷課也爭不得一月兩月的薪俸一入政界便不然了滿地的金元寶只要你有本領去撈摸我做老爺的還在其次單就你太太而論上半截穿的是花緞襪兒下半截圍的是大紅裙兒甚麼翡翠瑪瑙金珠鑽石一古攏兒戴在你腦袋上走一步路釘鐙釘鐙再走一步路又是釘鐙釘鐙靈隱寺那座寶塔上的鈴子被風吹起來也沒有你這身上響得有趣出門坐着大轎在屋裏躺在炕上還須雇兩個俊俏丫頭替你捶腿……陸氏心裏已被他說得活動起來將自家的癟嘴披了披笑道好人你又安着歹心了替我捶腿的爲甚麼要俊俏丫頭你知道我眼睛裏揉不下沙子沒的讓你去和他們偷偷摸摸依我

主意不如還是小廝伺候的好。陸敬笑道：「可以。我是再不吃醋的俗語。說得好。龜貴相連。我既做了老爺，你這太太少不得便要發起騷風來了。引得陸氏將頭向脖子裏一縮，雞皮皺上微微漲起一層紅暈，捏着喉嚨嬌聲顫氣的說道：（太太嬌範固應如是，只是我已肉麻的那得不絕倒）你敢拿我取笑兒看我來擰你的嘴……當下一個想做太太，一個想做老爺，遂將這二百銀子的議案輕輕通過。隔了一天，劉二尖嘴又來打探消息，陸敬向他點了點頭，直樂得劉二尖嘴的嘴越發尖出二寸。彼此約定在一家酒樓裏去同保人劉彝仲會面。陸敬揣了鈔票，剛剛走入樓梯，早見劉二尖嘴已在房間裏等候，旁邊還有幾個平時吃喝的朋友，叫酒，叫菜，分着賓主坐起。勁陸敬這時候的快活再也形容他不出，捧着黃湯一杯一杯，直望肚裏。

儘灌。一直鬧到酒筵將罄，還不見那個姓劉的到來。陸敬便向劉二尖嘴問道：怎麼這時候還不曾到呀？劉二尖嘴忙道：像家兄這樣闊氣，請他赴宴的人，每晚都有十桌八桌。他也不在乎擾你的酒……話言未畢，早見門帘啓處，走入一個白胖漢子來，向衆人拱了拱手，問道：那位是陸先生？劉二尖嘴便伸手向陸敬一指，那漢子便笑道：陸先生運氣真好，適才我還同局長在一處吃酒的，提起先生的事件，他拍着胸脯子滿口答應，大約不消三五日便有委狀送到尊處，銀子我便替你帶了去……陸敬見他那樣氣派，也不敢多話，只喏喏連聲，雙手將鈔票恭恭敬敬的獻上。那漢子連數目也不去點，便納人一個皮夾裏頭，也不回徑自下樓走了。陸敬長長伸出舌頭，笑道：關人做事畢竟大方，早知道他不點數目，我便悄悄短去他十兩八兩。他也毫不覺得……衆人也笑了一陣，由陸敬算還酒帳，分頭各散。自是以後，

陸敬便坐在家裏等候消息。誰知等了有半個多月，一點影響也沒有。心裏暗暗着急，便跑去追問劉二尖嘴說。奇怪！劉二尖嘴已躲得不知去向。有時候溜到公賣局門首探望，只見一抹頭坐着許多雄糾糾的僕役，見陸敬這樣獐頭鼠目，幾乎吃他們撈了去。陸敬暗暗發恨，說道：「我不久就得做你們局裏司員了，你對着我這大模大樣看我，有得報復！」你們打破你這廝的飯碗。（還在做夢可憐可憐）快快回家，又不敢將這情節告訴陸氏心裏。還倚仗着有那劉彝仲做了中保，或者不至發生恐慌問題。再仔細打聽一下，不料那劉彝仲雖然也是一個胖子，却多着兩撇鬍鬚，與酒樓所會見的那個劉彝仲截然不同，又不敢和人家去質問，只急得連珠價的叫苦不迭。陸氏記挂着，他做太太的味兒，日夜催促陸敬。陸敬沒法，只是一面支吾一面敷衍。其時眼看看的離端陽佳節不遠了，囊橐既已空虛，外邊的債務又

重重疊疊的相迫而至。陸氏又嚷着吵着要製衣服打首飾吃黃魚買大蒜。鬧得一場糊塗。陸敬想想可以通融財帛的只有一個巧娘。無如巧娘却乖巧不過。別的事情和他要求他都可以答應。若提到銀錢上面他便遵守楊朱的老主意給陸敬一毛不拔。況且他已和趙頡雲小姐打得一團火熱。一個月倒有三十天住在頡雲公館裏。自家房門牢牢的上了一把銅鎖。陸敬在背地裏只恨得咬牙切齒。計無所施。事有湊巧。這一天午後。陸氏搽了一臉鉛粉。懷裏揣幾百銅錢。搖搖擺擺走出房門。望着陸敬笑道。隔壁王大媽約我去湊一場小麻雀。你在家裏好生看守門戶。沒的被竊賊闖進來偷了。我們的東西說畢竟自走了。陸敬忽然聽見他老婆提到竊賊二字。不由拍着巴掌笑道。我可歎嘆。放着這條好計不會去幹世界上窮怕人笑做賊不怕人笑。(偏如此說可謂陸先生底格言)他有他的關門計。我有我的跳